

想念爸爸

文/叶雪泥

认识爸爸的人,都知道爸爸叶子铭是一个做学问和做人极其认真、诚实、一丝不苟的人,有时也不免显得过于迂腐。其实生活中爸爸也是一个十分风趣、极具想象力和极有爱心的人。我是爸爸的长女,出生于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儿时多由外婆带。听外婆说,我小时候喂饭很困难,“麻雀嘴”,很挑食,为了哄我吃饭,爸爸就编出许多故事,他会说,这一匙是喜马拉雅山,那一匙是昆仑山……不知不觉一碗饭就喂下去了。中学时,我很爱收集一些关于天际幻想的资料,爱看《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爸爸会和我一起畅谈他的梦想,他想制作一件飞行衣,穿上它就可以飞出地球,遨游宇宙。

也许是长女的缘故,爸爸对我要求格外严格。从小琴棋书画都要学,在他眼里,这些都是为了陶冶性情,功课学业才是至高无上的。在大学时,我加入校体操队、舞蹈队,每次训练回来,爸爸总警告我:“你多跳一下,就蹦掉了一个单词(当时我是读英语系的)”。后来我吓得只好与妈妈一块瞒着爸爸偷偷参加训练,直到我参加体操比赛得了大奖。在河海会堂演出《天鹅湖》时,妈妈特地请爸爸来看演出。记得我一演完,就急急忙忙跑到坐在台下前排的爸爸面前,小心翼翼地问:感觉如何?他开心地笑着说:“我的女儿嘛,还行吧!”他那满脸灿烂的笑容和我心中荡漾的甜蜜,都好像就在昨天……

我出国读研不久,爸爸就生过一次病,妈妈有意瞒着我,好使我安心读书。在美国读书、生

活、工作十几年,爸爸给我的信件不多,但每封我都珍藏着。最记得初去美国时,爸爸得知我打工助学十分辛苦,一次在信中写道:“女儿,爸爸不能在经济上完全支持你,心中很难过……”那晚我哭了一夜,发誓要刻苦读书,让爸爸为我骄傲。

1996年秋,爸爸和妈妈一同来波士顿看我。那时爸爸虽经过第一场大病,精神却很好,心情也很好。白天他和妈妈一块在我们Attleboro(美国马萨诸塞州北部小镇)家后院里种小白菜和黄瓜,下午还去遛我们当时认领的小狗Snoopy。记得一次我傍晚下班回到家,见爸爸正气喘吁吁地领着Snoopy进门。他一边抱怨说,Snoopy太淘气,跑得太快,他一直追到很远的邻居家门口才把它追回来;一边又乐呵呵地忙着为Snoopy准备晚饭。那年为我生日,爸爸和妈妈请我们在波士顿中国城吃晚饭,开心时,爸爸用闽南语吟唱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2000年夏,爸爸和妈妈再一次来美看我,我们乘轮渡同游百慕大。那时,爸爸已染病在身,少言寡语,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在船靠岸时,他曾独自一人,不打招呼,自己从小岛回到船舱,让妈妈,Carl(我先生的英文名)和我十分恐慌,四处寻找他。虽然之后,我和爸爸也曾相约来年再乘轮渡同游地中海,现在那也只能是我心中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了。

10月27日大雾让我在路上走了8个多小时,28日凌晨2点多钟才从北京机场赶到爸爸病床前,我看到爸爸十分平静地离

去,心中也很安慰。这些年来,爸爸备受病痛折磨,妈妈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爸爸那样的好人,命怎么会这样苦?我安慰妈妈说:耶稣基督为他的信徒背十字架,用苦难换得阳光普照人间。爸爸经受的磨难,是为他的子女照耀前程。

失去爸爸,我们十分悲痛。可也为爸爸从此得到解脱感到一丝欣慰。爸爸:您终于可以飞出地球,天马行空,宇宙任您遨游。

爸爸:女儿好想念您,我再为您念您为我取名由来的那首苏东坡的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是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百日菊

文/禹风

回忆四十年前的上海,我梦见百日菊。

在梦里,我回到童年。

夏日暴雨刚刚过去,空气里有雷电造成的淡淡腥味,十分清新解暑。百日菊挺着长长的身杆,秆子顶尖上是饼干大的橘色、黄色、红色和紫红色花朵,花还是湿的,黑色带红点的玉带凤蝶和一闪一闪碧绿带黑点的青条凤蝶从躲雨的树叶下抢到花上采蜜。

我梦见百日菊盛开在父亲学校的校办工厂小院内,梦见百日菊盛开在姑妈家楼前庭院里,梦见百日菊盛开在西郊公园养座山雕的大铁笼子前,也梦见百日菊盛开在静安寺静安公园的台阶下。凡百日菊盛开的地方,一定有翩翩起舞的蝴蝶,一定有夏天,也一定有忧郁的眼睛。

忧郁的眼睛在梦里是独立的,好像是飘浮在夏日热浪中迷路的灵魂,也像从水池里溅起的大颗水珠,从校办工厂看门的王阿姨窗户里、从姑妈家周围的楼房里、从被永远囚禁的座山雕身上,也从静安寺的百年甘泉中

漂浮出来、飞溅出来……

梦是梦,花是花,相干也不相干。

百日菊是七八十年代上海市美化市容的主力花种,常常成片种植在市中心的马路中间,那时候,花的品种是高秆的,和刚够买公交票的小孩那么高,一根直直的主茎,伸展出肥肥的卵形叶片,顶上爆开花蕾,当头一朵美丽花。每个幼儿园的小孩子画的第一朵花实际就是百日菊,不管见没见过,反正百日菊就是心里最初的花。

百日菊耐旱,耐高温。上海每年必有十几天三十七八度的持续高温,毒日当头无休无止,土壤干得一块一块板结着,如同菠萝皮分出了方格,其他花都晒干了、蔫透了,百日菊该红还红,该黄还黄,就是开得有些枯干,花瓣变得硬硬的,乍开时像个硬松果,蝴蝶来得少了但花还在,上海热得依然有色彩。90年代后,上海想洋气,引进了不少以前上海人没见过的奇花异草,忘记了百日菊也是墨西哥高原引种来的洋花,逐渐淘汰了高秆的

百日菊,留下一些更好摆布的低秆品种,以便填塞城市的次要绿化带,我前几年在莘庄公园看到过一次低秆的百日菊,种在荷塘边上,怎么形容呢?看上去,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的童年只好变成了微缩景观。想起小时候,我把百日菊当成现时的玫瑰来用,折下一秆,很方便送给妹妹,看她绽开无邪的笑容,嗅着没什么香味的花朵。也方便折下六七秆来,恰好有深浅不同的色彩,色彩不鲜艳,如同蜡笔画,但插在花瓶里也是一种夏天。偶尔,迷路的蝴蝶会从窗口飞进来,绕着花瓶飞上几圈。

我梦见百日菊,有时也梦见5月里粉红的醉蝶花,这种妖异的身段飞扬的十字花目白芥菜科南美植物也曾在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到处绽放。可最近二十年,我只在巴黎卢森堡公园见过它们。

花非花,今花不如昨花香。梦里的花只在暗夜里跳舞。■



瓯江帆影
摄/赖炜

往事就是烟

文/龚春来

关老师就快退休了,她教我班数学,我教她班语文,用她的话说,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学校是名校,采用分层教学,竞争压力特别大。压力大了,人就容易上火。这不,关老师对我班上一个女生发起火来。

“为什么躲厕所抽烟?!”“不知道违反《中学生手册》吗?!”关老师从女厕所把李月敏拽到了办公室,并喊来我这个班主任。“你看看你班上这个学生,女生还抽烟!”人生气时,话语就往往禁不起推敲,关老师的这几句话其实存在哲学意义上的悖论。事实情况是知道违反《中学生手册》才躲在厕所抽烟,女生不可以抽烟,男生同样也不可以。关老师数学教得很棒,逻辑思维能力也应该很强,只是在是生气了。

“抽过多少次了?”……关老师生气时说话速度特别快,这时候千万别惹她,不往枪口上撞的道理,学生都懂。

李月敏低着头,一言不发。不是不愿意回答,她是个胆小如麝子的女生。生物老师要求学生去校园西边花坛捉西瓜虫,她是唯一没有捉到一只的学生。如果让我猜准会在厕所尝试吸烟,班上37人,我一定第37次才能猜中是她。从她写的检查上,才知道,她从她父亲的烟盒里拿了一根烟,仅仅一根,在校门口的杂货店买了一个一块五的打火机,想知道抽烟是否像她父亲所说的辣、苦、麻、呛。她说她只抽了两口就扔掉了,但厕所格子顶上袅袅的烟雾出卖了她。

“等着处分吧!”关老师语速更快了。李月敏眼神惊恐而绝望,最后定格在地上,双手捏着校服上衣的下摆。

“今天你能试着吸烟,明天你就能试着吸毒……”这话说得太重了,泪水从李月敏低垂的眼睑夺眶而出。办公室陷入了沉默……

关老师对学生一贯严格要求,就是校领导做错了事,也绝不含糊。一次校园改造,学校两棵大树“碍事”,她冲过去制止了几个正要伐树的工人,跑到校长室质问新调来的校长。校长说,那就把两棵树移植到操场边吧。她也不答应,说秋天树怎么移植,你向全校师生写个保证书,保证树移植后还能存活,这两棵树和学校同龄啊!最终,保全了两棵大树。

这一次,我和她据理力争了,而

且寸步不让。考试作弊、打架伤人等行为按校规处理,我没意见,但抽烟这件事的“罪与罚”,“罪”给学生的伤害可能远比“罚”本身严重得多。我不是一个善辩之人,事实上我也找不到更多的“理”为李月敏辩护,学生的行为确实违反了校规。可我们都在好奇中长大。自己不也曾好奇地偷吃大人的感冒药片,未成年时不也偷偷抽过第一口烟,尝过第一口烈酒?“爸爸,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每个孩子都曾有过多太多的好奇。

关老师最后说,你这样“护犊子”,会害了学生的!我没按惯例通知李月敏父母,只在事后给李月敏写了个条:“其实这件事跟道德品质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我不希望你以为这件事是耻辱,在你未来的日子里折磨你。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但你要记住,未来的日子里,并不是所有的好奇都能去尝试。”

后来一份检查书成为这个事件的尾声,但故事没结束。

李月敏顺利考上我们学校的高中部,那年的9月10日,教师节,已毕业的学生有来看望老师传统,她也来了,来得迟,她站在我面前,跟以前一样腼腆,话很少,“谢谢!”说完两个字,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放在我办公室的一堆教师节贺卡上。我一下子明白了,心里幸福满满的。我问:“你爸妈知道你买烟吗?”“知道。”她还是用两个字回答。

这是我教师节第一次收到这样特殊的礼物;第二年教师节又收到了她的一盒烟;第三年也是如此。第四年教师节她没来,她已经在美国名校读大学了。12月一天上午,天空飘着雪花,略微有些寒意,我上完第一节课,从教室出来,看到她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向我点头微笑,笑容跟从前一样腼腆,我猜她的口袋里一定有一盒属于我的香烟。没错,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这回是洋品牌,焦油含量很低的那种。

“什么时候回国的?”

“昨天凌晨两点到上海机场……”

我送她到了校门口。学校已是无烟校园,再加上近年来身体不太好,我很少吸烟了。但我还是到校门口的杂货店要了个打火机,当着她的面打开了那盒烟,抽出一根,点着了。■